



乙68,15
5
3.12

十五

特別
^21
2772
15



門 八 21  
號 2772  
卷 15

飛龍傳

第五十四回

王景分

兵襲馬嶺

詩曰

向訓建策取鳳州。

天將下三宮

星門召五戎

坐謀資廟畧

飛檄佇文雄

赤土流星劍

烏號明月弓

秋陰生蜀道

殺氣繞湟中

風雨何年別

琴樽此日同

離亭不可望

溝水自西東

第五十四回

昭和十一年  
二月十三日  
藏本

右錄楊烟從軍記

話說世宗正與近臣議論治道之方。忽黃門官奏稱有邊報機密事情。世宗詢問其由。黃門官奏道。西蜀孟景久違聲教。奢志虐民。縱情淫亂。窮奢極慾。廢敗紀綱。至於溺器。亦用七寶裝成。似此流連荒亡。百姓怨誹日甚。臣聞知其由。以此特來相奏。世宗聽畢。便與王朴商議。王朴奏道。孟景為禍於西蜀。縱欲害民。國法之所不容。緩者陛下正宜興除暴之師。救民於水火。一則殄滅僞命。使聲教不阻於遐陬。二者又使南唐北漢聞風而知懼。此一舉而兩得之策。陛下當

急行之。世宗聞奏大喜。問道。先生既言蜀可伐。但不知誰人可領此職。得以效命而奏捷也。先生可觀其能者與朕決之。王朴奏道。臣觀宣徽使向訓頗有將才。鳳翔節度使王景善能用兵。陛下可命二人伐蜀。必收全功。世宗允奏。下詔。以王景為大將。向訓為先鋒。各領精兵伐蜀。向訓得旨。引兵二萬。徑趨鳳翔。來會王景。王景受了聖旨。點起人馬。整備起行。當日對向訓道。蜀道山高嶺峻。最稱險阻。若使一夫當關。萬夫莫進。吾今與公分為兩路進兵。公可引兵二萬。從泰州進取。吾引一支軍。從黃牛寨一路而進。俱在馬

嶺關相會。尚訓領命。即日領兵。逕往泰州而行。那王景領兵一萬五千。離了鳳翔。往黃牛寨進發。時蜀中共立八個寨頭。乃是黃牛寨。馬嶺寨。木門寨。仙鶴寨。白澗寨。紫金寨。鉄味寨。東河寨。惟有黃牛與木門白澗。這三個寨皆倚山設立。最是險要。那黃牛寨鎮守的。乃兩員猛將。一名太原人。姓張。名處存。生得黑面烏鬚。橫生筋肉。善使一條鐵桿鎗。一名姓肖。名必勝。山後人氏。生得面如傅粉。唇若塗硃。使一柄大砍刀。二人皆有萬夫不當之勇。聽得周兵要來征蜀。張處存謂肖必勝道。今有周將王景。統領人馬前來。不日

將到。若與之戰。彼乘一時之銳。勝負似未可知。莫若嚴督堅守。待他軍中糧盡。然後出兵掩擊。一鼓可擒也。肖必勝依其計。即便嚴設戰具。按兵不出。這日王景領兵來到黃牛寨下。只見旌旗蜂列。劍戟林排。阻住要衝。大兵不能前進。王景傳令安營。計圖攻取。當有裨將王儀。進策道。小將聞黃牛寨守將。乃是張處存。肖必勝。一人守把。俱是智勇兼全之輩。他令據險以守。阻住要害。吾兵如何進得。不若先取其易。而後攻其難。近日訪問土民。此處有一條小路。可通馬嶺關。彼處守軍單弱。攻之甚易。主將當拚旗息鼓。從這

小路密密進兵。若得此關，則黃牛寨不難破矣。王景聽了大喜道：「此計甚妙。」即時暗傳軍令，人馬連夜縱小路而行。此時喜得殘月微光，軍士不用火炬，穿谷渡澗，密密前行。將至黎明，已到馬嶺寨下。守寨將于吉、趙季禮二人把守，雖知周兵伐蜀，心下只仗着前關堅固，不甚提防。這日忽聞寨下金鼓連天，喊聲震地，報到大勢。周兵已到寨下。于趙二人驚得手足無措，卽忙點將整兵出關迎敵。正與王儀兵馬相遇。王儀道：「今天兵已入巢穴，汝等僞命之徒，尙不早降，保全首領，敵是領兵拒敵，直欲砍爲肉泥耶。」于吉大怒。

更不打話，提鎗直取王儀。王儀舞刀來迎。二將在關下相戰，約有六七合，未分勝負。忽聞側首裏鳴金擗鼓，吶喊搖旗當頭。一員大將殺出，乃是先鋒向訓。自秦州而來，領兵從旁夾入。趙季禮見勢不能支，先將輜重及妓妾都上了車子，帶了家將，卽便遁逃。那于吉抵敵不住，不敢戀戰，殺開血路，逃入城都去了。王儀與向訓合兵一處，殺入馬嶺寨，盡降其衆。有詩爲証。

殺氣南來戰胆寒。

征雲冉冉蔽空山。

英雄預定驅戎策。

談笑須臾過此關。

不說王景等已取馬嶺寨。再說于吉趙季禮二將逃進城都見駕報稱周兵勢銳已被襲取馬嶺寨。望主公恕罪。蜀主聽說大怒道。汝二人既爲守將。平日不能預練甲兵。據險固守。今又不能盡力拒敵。反是望風而走。有何面目來見我耶。喝令推出斬首號令。然後與衆臣商議退周兵之策。樞密使王處古進道。近來周兵勢盛。所到無敵。主公若要保安西土。除非結連北漢南唐。陳說利害。求其相援。若使二國允從。則周兵首尾受敵。必然退矣。蜀主從其言。遣使往二國求救。是時二國得了求救文書。盡皆依允赴援。却說

王景軍馬屯札馬嶺關。思欲進取。無奈糧草缺乏。未敢輕動。當與向訓商議道。前有堅城。後有勁敵。軍中糧食將以不繼。何以支持。向訓道。黃牛寨知吾襲取馬嶺。彼必不敢出軍阻我之後。前面關寨自謀謹守。勿暇焉有他謀。但軍中既缺糧草。只須差人入京。奏知主上。必然接濟。吾與公共圖進取之計。以匡王室。王景聞其言而大喜。即日差人入汴京。奏取糧儲。差人領命。星夜赴京。入朝啓奏。世宗得奏下詔。與羣臣商議。衆臣皆謂王景伐蜀無功。空費錢糧。疑乎無益。不如罷兵。再圖後舉。世宗猶豫未決。南宋王趙匡胤

奏道。近聞王景屢勝蜀兵。軍威大振。特未有奏捷之報耳。今軍中所乏糧餉。此亦本然之事。陛下何必懷疑。臣愿親督軍糧。押赴營前。看他光景何如。以定去取。世宗道。若得御第一行。朕無憂矣。匡胤即日辭駕。點押倉糧五百餘車。離汴京。已到泰州。先差人報知王景。王景對向訓說道。主上今差趙王。押運軍糧。已到泰州。但蜀道險阻。此糧難進。又恐蜀兵一知。甚非吾利。向訓道。公且勿憂。小將早已思算定了。今只引精兵五千。密出陳倉口。候接趙王糧草到此。必無失誤。商議已定。即便引兵來見匡胤。且道蜀中有可取

之勢。只是糧餉難繼。為可憂也。若使大軍臨城。則蜀之君臣不擊而降矣。匡胤道。將軍言者是也。但今日此糧何以得進。向訓道。蜀道崎嶇。車轂難行。只可令步騎負戴。密從間道。悄悄至馬嶺寨。方保無虞。匡胤聽了大喜道。王軍師推公有將才。今果然矣。乃將糧食。盡用布囊盛之。差步卒五百餘人。各自担荷負戴。隨了向訓。悄悄的投赴馬嶺寨去了。匡胤率領兵馬。自回汴京。見了世宗。奏知運糧交代。並無誤失。又說起西蜀有可取之勢。正將士肯用命之秋。陛下當獨斷於衷。不宜誤聽左右。而失此機會也。世宗聽奏。滿

心大悅。卽下詔。除王景爲招討使。尙訓爲都監軍。速行進兵。以張天討使臣領旨往馬嶺寨軍中。宣了詔書。王向二人謝恩畢。欸待過了天使。相送回京。去訖。然後下令諸將各整戰具。備候進兵。蜀主聞此消息。召大小衆臣商議。有雄武軍節度使韓繼勳奏說道。周兵此來。必然先攻鳳州。蓋此地乃全蜀之咽喉。敵人所必爭之地也。陛下可命大將嚴兵據守。再點驍勇之人。領兵據住馬嶺寨要冲。於小路去處。盡都塞斷。以絕周師糧道。則敵兵雖有百萬之衆。亦無所用矣。蜀主從其言。卽命大將李廷珪。支審徵二人爲統

軍使。帶領精兵二萬。來拒周師。又遣大將趙彥韜。領馬步軍五千。屯住鳳州。爲堅守之計。再令精細軍士往馬嶺左右小路去處。各各塞斷。蜀主分撥已定。李廷珪等諸將各自領命而行。且說李廷珪軍馬來到白澗寨屯下營盤。與支審徵商議道。離此十五里地名黃花谷。寔爲西蜀要害。此處須得一人據險以守。吾與公引精兵抄出馬嶺寨。則周師不足勝矣。支審徵道。此計甚妙。誰肯領兵往黃花谷一行。言未絕。健將王鑾應聲道。小將愿往。廷珪大喜道。汝若肯去。必能成功矣。卽點精兵五千。付與王鑾。登時往黃花谷



把守去了。廷珪自與審徵帶領餘兵出馬領寨迎戰。哨馬報入王景軍中。王景與向訓議道：蜀道路徑叢襍，急切難行。近聞鄉人傳說，此去有一黃花谷，最爲險要。若使蜀人據守，吾軍難以進取矣。誰敢領兵先取黃花谷，使吾易於調用？有裨將張建雄挺身出遊，小將愿往。王景大喜，卽撥兵二千。張建雄領命而去。王景又差驍將康倉引兵一千，往鳳州阻蜀兵歸路。康倉亦領兵去了。王景分撥定了，自與向訓堅守營寨。按兵不出。却說張建雄領兵到了黃花谷，鳴金擂鼓，呐喊搖旗。那王鑾已知周兵來到，卽忙披掛上馬。

領兵出關，大罵道：不知進退之賊，今已深入吾地，尚不知死期耶？建雄不答，輪刀拍馬，直取王鑾。王鑾挺鎗迎敵，兩馬相交，雙器並舉。二將戰上七十餘合，王鑾力怯，敗回關去。張建雄奮臂大呼，斬將奪關。在此一舉，驅兵乘勝殺進。蜀兵不能抵敵，棄關而走。王鑾大敗，逃奔城都。張建雄襲了黃花谷，駐兵堅守。早有報子飛報廷珪。廷珪聽知黃花谷失了，頓足大罵道：匹夫誤我大事！忙與審徵回兵，被王景向訓探知消息。領兵開關殺出。周師奮勇爭先，向前追殺。蜀兵大敗，殺得尸橫遍野，血流山原。李廷珪見周兵勢銳，只

得與支審徵。一向退保青泥嶺去了。向訓又勝蜀兵威聲大振。來到黃花谷。重賞張建雄。差入報捷於京師。是時向訓又與王景議道。吾兵雖然屢勝。今已深入其地。但黃牛寨守將張處存。肖必勝。尙未賓服。倘控扼我後。阻絕歸路。是爲深患。不可不圖。必須命勇將擊而破之。方免後禍。且得放心長驅入穴也。王景道。公言誠當。然吾觀張肖二將。乃智勇之士。不若先使能言者諭以禍福。說之來降。彼見蜀兵連敗。諒自允從。如或不從。再議加兵。公以爲何如。向訓道。主將說的是也。小將愿請一往。王景道。公掌帷幄重任。豈

可輕身。當令別將前行。庶無他慮。只見部將韓烈近前說道。小將愿往。說他二人來降。王景大喜。卽允其行。當日韓烈上了馬。帶了一二從人。逕望黃牛寨來行。至關下。高聲叫道。守關的頭目。快去報與主將知道。說有周將韓烈。有事要見。軍士聽說。連忙報入中軍。張肖二將令開關放人。那韓烈至帳中相見坐下。張處存問道。將軍駕臨。有何見諭。韓烈道。某主將素聞二位乃世之豪傑。每懷渴想。欲見無由。故雖奉詔伐暴。而於二位貴地。不忍以一卒相加。况我師已入蜀境。惟二位據守獨寨。傍無救應。深爲二位危之。且

我中國聖主。恩澤所及。遠近皆欽。某故不避斧鉞。來見將軍。莫如棄暗投明。決然歸附。他日青名垂於竹帛。宏勲烈於鼎鍾。豈不偉哉。愚意以爲如此。未知二位尊意若何。處存聽了這一席話。暗思蜀主荒淫。時勢已去。吾等孤立於此。焉可挽回。不如權且歸附。再爲區處。遂開言說道。蒙將軍以大義相招。足感盛德。某等當於明日。領所部來見將軍也。韓烈辭別出寨。回見王景。向訓說知張肖明日來降之事。王景大喜。令設厚禮以待之。部下將佐。皆言賊人投降未確。豈宜深信。向訓道。肖張雄烈丈夫。豈肯效此不義之爲。

汝等勿得疑忌。有誤大事。眾人尚不肯信。到了次日。近午時候。人報肖張引軍馬來到。王景聞報。下令軍中去其戎裝。自己單騎親迎。張肖二將見這光景。心甚感激。遂滾鞍下馬。拜伏軍前。王景下馬扶起。邀入帳中。依次相見。命之列坐。然後諭以周主之德。與自己愛慕之情。張肖二人躬身答道。小將二人。蒙將軍見愛。願効犬馬之力。以報仁德。王景大喜。卽命大排筵席。慶賀新降將士。又犒賞兵卒。以示仁恩。有詩証云。

驍勇王公武畧奇。

征西將卒建旌旗。

不勞張箭英雄伏。

千載功勳佈遠夷。

却說世宗駕坐早朝。有王景捷音報到。百官稱賀。世宗謂王朴道。出師之利。皆先生舉荐之力也。王朴頓首道。此乃陛下天威遠及。將士用命所至耳。臣何力之有。世宗遣使賜王景向訓。及諸將錦袍各一領。其餘部下頭目兵卒。犒以財帛。使臣領旨。往王景營中。宣了旨意。交點御賜物件。王景拜受以畢。分俵將士。送天使回京去訖。卽與諸將賞議進兵。向訓道。蜀兵屢挫其勢。不敢再來交兵。爲今之計。且待康倉取鳳州勝負如何。然後發兵征進。未爲晚矣。王景依言。遂

按兵不動。却說蜀將李廷珪支審徵。敗回蜀中。素服請罪。蜀主赦之。與羣臣商議迎敵之策。樞密副使劉邦義奏道。周師堅銳。所向無敵。近來一連失去數處關隘。大王若再出兵。勝負難保。不若遣人賫書入中原。與世宗講和。收兵罷戰。乃爲上計。蜀王依議。命儒臣修書遣使入京。奉上議和。時世宗覽其書云。

蓋聞兵乃危事。戰爲逆德。臣守西蜀一隅。未敢有犯。乃中國耀武興師。侵我邊疆。果何所見者耶。今臣愿請歲時修通好之禮。往來如兄弟之國。休兵息民。蓄食省費。於陛下非無所利。不然

蜀道險阻糧飽難運勞師經歲暴骨草莽於兵  
既無所益且於陛下君臨天下撫邇綏遠之意  
未有當也臣實情陳告惟陛下留意焉

世宗覽畢怒其言語倨傲不答回書但諭使者道爾  
歸告汝主貪殘虐民昏亂廢政朕惟奉天命以伐暴  
耳汝主若奉表稱臣獻納土地即便罷甲休兵不然  
惟有增兵益將坐受獻俘耳使者領命歸告蜀主道  
知世宗不允和好之語蜀主大懼急與眾臣商議有  
宰相王昭遠奏道既中國不允和好吾境沃野千里  
府庫充足周師雖來料亦無妨且棧道險絕糧餉難

通彼以急戰爲利吾以堅守爲功歲深月久周兵安  
能以駐乎蜀主信其言即便下令聚兵糧於劍門白  
帝城兩處爲守備之計按下不提且說王景打聽康  
倉消息忽報鳳州城郭堅固守備甚嚴近日康倉  
蜀將交戰頗失其利因此屯兵望救王景乃召向訓  
商議向訓道鳳州蜀之咽喉必有重兵固守今所以  
必欲先取者只我運糧可通無後顧之患君宜親往  
取之庶有成績王景稱善便令向訓守黃花谷自領  
馬軍一萬與張處存肖必勝來到鳳州離城十里下  
寨整頓器械以備交鋒消息傳入城中守將趙彥韜

與節度使王環便欲點兵出敵都監趙彥榮諫道王  
景周之名將若與之戰恐未得利不若固守以老其  
師彥韜道此言是怯也正宜與他一戰以挫其勢使  
彼不敢輕視鳳州王環道斯言有理遂下令整兵迎  
敵次日平明前鋒趙彥韜當先出馬王景橫刀勒馬  
立於門旗之下對彥韜說道天兵入境各處關隘皆  
被我師所取汝有何能不早歸降而猶拒敵耶趙彥  
韜大怒道汝等無故加兵於蜀敢在陣前饒舌直欲  
自尋死路耳言罷舞刀直取王景王景正待親戰陣  
後一將湧出大聲道待小將斬此匹夫王景視之乃

肖必勝也必勝拍馬掄刀抵住彥韜交戰兩下金鼓  
齊鳴喊聲大舉二將戰上六十餘合彥韜力不能支  
回馬敗走必勝縱馬追來剛到城河邊一刀斬彥韜  
於馬下王景驅兵掩殺蜀兵大敗張處存奮勇爭先  
正遇王環交馬三合生擒於馬上周兵一湧攻入刺  
斜裏康倉引兵殺到蜀兵退走不及拋戈棄甲而逃  
其餘投降者不可勝數王景按轡入城安撫百姓亂  
兵捉得趙彥榮綁縛來見王景令釋其縛與王環一  
同散拘軍中二人心懷忿恨不食而死王景既得鳳  
州威聲大振遠近皆驚於是成階二州各各獻城投

降蜀主聞知驚惶無措急召王照遠商議照遠奏道  
事勢危矣大王只得再差人到南唐求救庶可以退  
周師蜀主然之即差王立中爲使齎書至南唐告急  
求請救援彼時南唐主看書已畢謂王立中道前者  
正欲出師因糧草未集是不果行今周兵旣已深入  
吾當命將發兵阻絕其後不日可斬周將之首以雪  
其忿也汝先帶回書歸告蜀主寬心勿憂立中領命  
回至高陽地方遇向訓巡邏兵見了登時拿住解往  
營中向訓令左右搜檢却在懷中搜出回書向訓看  
了大驚道若非主士洪福吾等盡受其累矣即差左

右解送入京奏知其事再請朝廷出兵以遏其勢差  
人領命即時押解王立中不分晝夜望汴京而行約  
有多日已至京中入朝見駕陳奏其事世宗大怒喝  
令推出斬之與羣臣商議征伐之策趙匡胤奏道南  
唐李景近來兵精糧足非北漢所比今征蜀之兵已  
入其境彼心胆寒裂必不敢再出兵以拒敵矣陛下  
且勅王景向訓於秦鳳二州爲駐守之計候陛下天  
兵所指擒了李景斬示城都則孟景自然拱手而降  
世宗大喜遂即下詔於王景軍中宣示旨意一面簡  
閱將士擇日出師不爭有此一翻舉動有分叫西境

未安枕席。南方先受干戈。正是

事不警心。心有感。機當露敵。敵施謀。

畢竟世宗幾時出師。且看下回自見。

先其易後其難。凡事皆然。豈獨行兵乎。夫不先其易。奚以致其難。欲得其難。自必從其易也。此王景兩路分兵。亦有會於難易之分也。歟。觀前關之堅固。可見第二關之不能堅固矣。看不甚提防。可知前關提防甚嚴矣。倚仗前關。疎慢自己。夫然後而越關之計。得以行。分路之兵。得以效矣。關之得不得。亦視其將之賢不賢而

已矣。

行兵。則以敵人畏怯。知其不敢跋前而疐後。運狼。則以步騎暗度。決其必能有得而無失。向訓料敵如神。亦何如是也。所謂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訓有是矣。

兵不厭詐。將在乎謀。固也。然勿謂西蜀無人。其謀不善也。卽李廷珪之計。何嘗不可以勝敵。何嘗不可以恢復。特以所托不得其人。致使反勝爲敗。是則由於天心之不順也。究於人也。何尤。昔韓信水滄虜。丘而三秦定。章邯敗。走桃李斯。



時諸將遽欲進兵而信則曰未可以有章邨在桃林恐我移兵而邨絕其後使糧道不通腹背受敵必敗之道也。由是觀之則凡行兵者固必先去其累而後不遺後患也。夫果累真累於絕後之兵以其抗扼於後而防慮於前也。以其退無所歸而進無所往也。此則張肖之據守黃牛嶺誠爲可危可懼之事也。當是時也王景深入重地未暇及於後顧之虞使李廷珪支審徵以一軍抑其前而張處存肖必達以一軍掩其後吾意王景雖善用兵業已身處危險之地腹背

受敵鮮有不束手待縛而爲城都一俘馘也。乃李支之計未行而先敗矣。張肖之兵據險而自守矣。而王景則銳意於開疆展土奮志於搗穴領巢遂使彼此隔絕各事其事成敗利鈍尙未全定。微向訓言吾不知其所稅駕矣。然而張肖之據寨株守不顧自謀而已。且爲觀望而已。既無一卒之相加。不聞片言之相責。舍當爲之事而勿爲。失可舉之機而不舉。坐觀得失。隱待招納。於是王景之意乃遂。而韓烈之說得入矣。以之俯首而服。降心以從。斬將取城。獻功績於周。

家者孰知其即為故主之物也哉。嗟乎。王自行兵之道誠為得矣。張肖叛降之罪。曷勝責也。斷者其亦有辨於斯夫。現在征蜀。何可遽入。征唐事情。乃作者偏從求救。獲使帶出。且能遠照北漢。近接南唐。纓帶蟬聯。固宜如是。

第五十五回

課武功男女較射

販馬計大鬧金陵

詞曰

武教先射義。從來觀德稱高藝。弧矢見志。丈夫凌雲吐氣。更喜佳人效瞿圃。熟嫻弓馬持妙技。差強人意。世風堪異。况值四郊多壘。眼前又見營疆場。出師未建旌旄。先施較計。優游國域。決行藏。攪海翻江。驚天地。發揚蹈厲。功名萬里。

右調魚游春水



話說周世宗兵伐西蜀蜀主求救於南唐。使者王立中持書歸蜀。不料被向訓巡兵所獲。解京請旨。世宗怒而斬之。因與趙匡胤商議征唐。廷斷已定。整備選將閱兵。擇日起行。按下漫表。且說陶三春自受封內職之後。將隨嫁使女擇配與王府家將。每日輪喚夫婦二人當值。另討小婢四人。房中使用。其所配之使女。於三六九日較習弓馬鎗刀。隨其高下。賞賜以激勵之。常對衆婦女說道。我受太后皇后厚恩。職封節點。非比尋常。欲思所報。故令汝等各盡心力。習學武藝。倘遇宮圍有不測之虞。庶幾可建安靖之策。略盡

臣下萬分之一耳。自此陶三春每逢朔望日。必進宮朝見太后及皇后。常有賞賚。又因自幼無母。拜認趙主之母杜老夫人爲母。與賀金蟬。杜麗容。韓素梅。俱以姑嫂相稱。情投意合。常相往來。時杜麗容已與匡胤成過親。了相安歡洽。愈見賢能。一日杜麗容接了母親褚氏來家。設席款待。又差家將持帖去接陶如。會親同飲。家將去不多時。陶如轎到。麗容素梅一全出接至內堂。相見陶如道。今日嫂嫂見招。不知何事。素梅道。因是姐姐令堂褚老夫人到此。故接姑娘來。一會陶如聽說。便請相見。可纔便把褚氏請出堂來。

彼此一見各吃一驚。陶妃心中想道：「這樣醜婦，怎麼會生這位好女兒出來？莫不從幼抱養的？」那褚氏亦自暗想：「鄭王這等英雄，今已做到王位，怎肯那配這醜面大腳之婦？」想指腹下定的，亦未可知。當時兩下見禮，各自謙讓。陶妃道：「褚老夫人係是長輩，定該請上待奴拜見。」麗容在傍答道：「姑娘乃太后內臣爵位，所尊家母禮當拜見，豈敢以長幼拘禮乎？」那褚氏自恃力大，驀地裡要把陶妃抱上椅去。誰知蜻蜓撼石柱，動也不動，不覺大驚，只睜着眼呆瞧。倒是素梅從傍說道：「二位既是這等相讓，不如照賓客禮相見。」只

行子長禮罷。於是二人各行了四福，一齊坐下。茶罷擺上酒席，彼此序齒而坐，叙談歡飲，不題。却說趙匡胤這日正全着鄭恩、高懷德、韓令坤、李重進等十餘人，已牌時分，齊到府中。匡胤道：「聖上明日頒詔征位南唐，我等弟兄今日須當盡興一醉。」匡義說道：「今日鄭王嫂亦在此，不知鄭哥從征去不去？早須稟命一聲。倘王嫂不許去時，我等便好出結，代為告病。」鄭恩道：「兄弟休得取笑。二哥既去，咱焉有不去之理？」高懷德亮道：「聞得王嫂勇力非常，我等今日正好請教。」匡胤笑道：「他也不怯於人，你莫要小視。自取其辱。」說罷傳

命婢女請陶妃出來較射。那陶妃便差家丁回府。傳能射勇婦十名。并將自用弓箭亦取了來。少停陶妃領了衆婦上堂。見匡胤一福。便問王兄有何見諭。匡胤道。明日聖上下詔征伐南唐。衆議欲荐王妹爲前鋒。未知可否。陶妃舉目一看。欠背恭身。把手一拱。衆皆低頭。欠身拱立。陶妃道。衆位年兄。休得取笑。非我胆怯不去。但今初次出兵。就用婦人爲前鋒。恐南唐之人笑我中國無人。况有職役在身。不敢違背太后之心。望諸位年兄鑒諒。高懷德道。狀元口才。不誇不讓。非我等之所及也。久仰妙技。今願請教。陶妃道。我

係初學。豈敢占先。就請衆位大才一試。我當步武可也。於是匡胤等衆人。挨次輪射。以觀優劣。各以五箭爲例。彼時漸次射畢。有中一支者。有中三支者。惟高懷德五支皆中。趙匡胤。鄭恩。高懷亮。各中四支。那陶妃預請褚氏坐下觀看。見衆人射完。陶妃令人離原地百步之遠。另立一垛。先請褚氏量力取弓較射。褚氏欣然立起。揀了一張伏手之弓。對定靶子。連發五矢。中了三箭。然後三春取弓搭箭。連連射去。四中紅心。一矢傍揀。又令衆婦女兩傍輪射。亦無交白卷者。男女較射已畢。各奉巨觴。盡皆歡暢。衆婦亦皆賞飲。

當有高懷德開言說道。明日旨下行兵。鄭王兄去不去。須要狀元主意。如不去。我等公同出結。代他告假。陶妃道。養軍千日用。在一朝。今有事推故。豈爲臣之禮。汝教人不善。搦惑軍心。吾明日進宮。奏知太后。當正軍法。衆官代爲請罪。言高兄酒後失言。不足介意。望年台勿罪。匡胤亦勸道。賢妹息怒。且看愚兄之面。萬望海涵。陶妃聽了。說道。以後非禮之言。少要饒舌。說罷。全了。褚氏帶了衆婦。往內去了。衆侯悚然。知懼。稱贊才能。那褚氏進內。笑容說道。陶娘娘真乃女中豪傑。方纔若無你。這般才力。便要被這些男子。視我

等如草芥了。陶妃道。就是舅母。這等力量。也未必有人敢欺。褚氏欲把前情相訴。麈容恐怕出醜。恐以目視止之。當時重整盛宴。坐席歡飲。外廳排設筵席。衆侯樂飲。席間。匡胤說道。明日兵下江南。未知地利。吾意欲全四五位兄弟。於未發兵之前。差家丁押帶好馬百十餘匹。我等齊作販客。於金陵城內。以賣馬爲名。探視城郭。破綻。好待攻取。汝等衆議。以爲何如。衆皆大喜。極口稱讚。計議定了。各各暢飲。盡歡而散。次日。匡胤奏知世宗。世宗道。非朕好武。奈何前伐劉崇。因彼侵我疆界。今又欲襲我征蜀之師。是不得不乘

勢往討矣。卿等既有定議，俟回京之日，與師可也。匡胤領旨回家，即備白銀千兩，選了勇健家將十數人，至邊郡張光遠韓通處買馬百十匹，刻期到京，勿致違悞。家將即日起身，往邊郡去訖，約有半月之期，馬已趕到。匡胤便與鄭恩、高懷德、韓令坤、李重進共是五位，各扮大遼官販馬客，製造遼國批文，填名護身。當日一齊起身，出了汴京，望江南進發。在路非止一日，早到了京陵城，將馬匹趕進城去。衆人投到帥府中軍掛號。中軍進稟元帥劉仁贍，仁贍大喜道：「我國王欲用兵，端待馬匹。今遼客之馬先令自賣五日，其

餘照數時值估價於帥府發銀可也。自掛號之後，其馬就在城內揀標買賣。金陵城中富家各揀毛片，武官多揀骨力。日中匡胤等在城內以賣馬爲名，暗裡偷觀城郭，遍看攻打應接之處，記在心頭。晚上將馬趕出城外野地放青，只五日之內賣去大半。其餘馬匹都是劉仁贍令中軍照時估價，一併收用。其馬價約其八百餘兩，候兌足之日，給發起身。這正是

錯看龍虎爲羊犬。

致使都城鼎沸揚。

衆王侯雖然帥府掛號，其飲食過宿自在下處安頓。當時馬匹已完，一行人歸至客店之中，將券賣馬價

之銀盡數收拾。畱下二十兩銀子。先付酒保。叫他端整酒餚。須要豐盛。其餘該找若干。候帥府發銀之日。一併算清。那店家領了銀兩。歡喜出來。整備上下四桌。盛席至晚。把衆王侯請到前面樓上飲酒。那滿樓點上紅燈輝煌光彩。又往牕外一望。見堦道廣濶。兩邊店舖都掛紅燈。正在那裡做晚市。這是金陵城開熱去處。所以如此。衆王侯有此大觀。不覺酒興情濃。如龍吞虎噬。飲至更深。然後歸房。此時鄭恩已醉。先自睡了。匡胤暗與衆人議道。我們尚爲探視地利而來。在此多日。尚未備細。趁明日再往堦市一遊。好待

回京候旨。但須設法瞞了鄭恩。方好。免了他全去大驚小怪。弄出事來。衆人點頭稱妙。各自安寢。次日衆王侯早起。鄭恩尚未醒睡。匡胤命家將對店家說知。早饋要用燒酒一壺。白滾水四壺。一齊送上。不得有誤。店家領命。先送進面水四盆。衆王侯各洗了面。先取點心來吃。却好鄭恩醒來。起了身。頻把雙眼擦磨。口裡只說好酒好酒。今早還有醉意哩。帶說帶走出房。往外出恭。去了一會。進來見衆人正吃點心。便說道。你們倒好吃。竟不等咱一等。衆人道。我們叫你不應。竟出去打你偏手。倒說我們不等。你看桶裡熱湯。



尚在候你好一回了。鄭恩聽說把熱湯洗了臉。坐在桌邊說道。你們諒多不吃了。待咱來做个淨盤將軍。罷。衆人大笑道。什麼淨盤將軍。竟是个貪嘴大王。須臾店小二送進早饌。餚饌熱燒酒一壺。四壺白滾水。那壺上多有暗記。衆人各自取了水壺。將這酒壺送與鄭恩面前。鄭恩喜的是酒。怎辨真假。當時你茶我酒。自斟自飲。鄭恩這一壺酒。已有三四分酒意。怎當那店小二又添上兩壺。被衆人你敬三盃。我勸五盃。早把鄭恩送人醉鄉。不知所以了。當有家將扶到牀上睡好。衆人只把飯食飽餐一頓。分付衆家將道。若

鄭爺醒來問時。只說到帥府去兌馬價去了。家將領命。各王侯換了新鮮袍服。備下坐騎。齊出店來。抓鬚上馬。竟往三山街。望紫金山一路下來。但見家家關熱戶戶開張。浪子高挑的。便是茶坊酒肆。滿眼繁華勝景。人物柔和。無窮美麗。勝似汴梁。衆人出了城門。舉眼四望。正是

歌管樓臺聲細細。

鞦韆院落夜沉沉。

真个青山綠水。翠柏蒼松。綠絨鋪滿地。紅錦染枝頭。水連天色晴光美。山接雲霞萬丈齊。誠壯觀也。衆人穿東過西。假作遊玩。暗觀地道。見城垣高大十分堅。

固並無攻打之處。恐被行人看破。故意說道。好一個美地方。國富民殷。與我們大遼邊塞。大不相同。真好所在也。口內閑談。眼兒只是睨看。又走到鳳凰台門。只見四處空虛。旁有一條小徑。直向外邊。又有一條水路。倒可容留大兵。又看某處可以扎營。此地可以攻戰。正在張看打量。只見遠遠地人叢擠擠。十分鬧熱。眾王侯拍馬上前。舉眼看時。原來是座播臺。見上面張燈掛綵。又安放著許多綵緞金銀臺。下立著一面大言牌。上寫南唐三駕下勅封威鎮金陵教師李豹。示遵旨擺設播臺。招致天下英雄。請比武藝。如有

能上臺打一拳者。輸銀五十兩。元寶一個。綵緞十端。有能踢一脚者。輸銀一百兩。元寶兩個。綵緞二十端。再有武藝高超。能全勝者。願讓教師之位。不致爭執。怕死者。休得上臺。不怕死者。上來納命。眾王侯看了。說道。如此大胆。我們倒要會這廝一會。諒他有多大本領。擅敢口出大言。藐視天下。少停只見臺上來了一條好漢。原也英雄。只看他打扮得恁般威武。

頭戴綉花紅戰巾。

綠綾短袄配身輕。

腰束大紅綢暖肚。

杏黃綉褲甚鮮新。

烏綾纏腿分左右。

多耳麻鞋足上登。

獨立臺中頻虎視。

揚威耀武顯精神。

臺下立着多少花拳綉腿。公子王孫並無一人敢上臺比武。那李豹大聲叫道。汝等臺下。不論三教九流。高人傑士。有能打我一拳。踢我一脚的。現照着牌上數目收去。還讓他威鎮金陵。如怕死者。休來納命。不怕死者。上臺見教。那匡胤聽了。說聲好大口氣。目中無人。大言不慚。衆夥計誰敢上臺與他比比高下。高懷德應聲道。小弟不才。願上臺去會他的手段。何如。匡胤大喜道。賢弟須要小心。不可有失。懷德應聲曉得。即時下馬。解下鸞帶。脫去了錦箭衣。裡面穿一件

黃綾短袄。將鸞帶拴好。又把頭上包巾整一整。衆人看了。都說好一條漢子也。不知臺上的勝。臺下的贏。俱各睜眼觀看這裡。高懷德上臺會打。按下漫提。且說鄭恩在飯店之中。被衆人灌醉得睡了。直到日中纔醒。睜開雙眼。向外一看。不見衆人。便問家將道。衆位爺往那裡去了。衆家將答道。到帥府裡取馬價去了。鄭恩聽罷。說聲好呀。怎不等咱同去。卽忙跳起身來。也不備馬。奔出店門。家將怎敢攔阻。只好由他。當時鄭恩來到帥府門前。便立住了脚。不敢進去。只是東張西望。覓跡尋踪。看見裡面走出一個當值的來。

他便迎將上去。把手一拱。叫聲大哥。動問一聲。今日可有馬客前來領價麼。那當值的看鄭恩相貌異奇。疑是大遼來的。不敢怠慢。說道馬客今日不會來。鄭恩心中暗想。又是奇了。既不來領馬價。這半日兒往那裡去了。他畢竟怪咱多口。所以瞞了咱自去也罷。咱又閑在這裡也去走走。倘若抓得着他。也不可。即便回步抽身。一直出了城門。望前行走不表。只說高懷德當時跳上臺去。也不通姓道名。兩下各自扎衣立勢。都把門戶擺開。要試高下。一個擺金鷄獨立。一個擺手抱嬰兒。這一個使猛虎離山。那一個使蛟

龍出海。這一個順手迎風抄下。那一個雙拳撲面。驚人。兩個來來往往。都無一點下手之處。高懷德暗裏思想。此人武藝果是高強。若不暗算。怎能取勝。定了主意。忽的虛閃一拳。使個回龍敗勢。緩步抽身。李豹不知是計。就勢逼入。雙手來拿懷德。望下一躲。在他脇下鑽過。閃在李豹身後。正是忙者不會。會者不忙。懷德只一把早將李豹暖肚。四手擒撈。李豹正待回身。又被懷德手快。却把左腿拏住。疾忙放下了。暖肚早又拏住了右腿。李豹掙持不得。被懷德挺在手中。顛顛倒倒。望臺下丟下。下來正值鄭恩。一口氣奔到

趕得汗流如雨。望着插臺而來。分開衆人。擠將進去。擡起頭來。只見懷德在臺上。丟下人來。鄭恩厲聲大叫。喚高兄弟。樂子來了。只一聲。叫如平空。打个霹靂。衆人都驚。他便不問情由。搶上前。兜胸幾脚。正踢个死。衆人見李豹死了。吶一聲。喊道不好了。青天白日。活活將人打死。不要放走了他。趙匡胤等正看得高興。聽得鄭恩聲音。又見將李豹踢死。都說不好了。又被這黑廝來惹禍了。忙忙上。前將鄭恩拉住。鄭恩道。二哥。你們賺了。咱都來玩耍。原來在着這裏。匡胤也。不同言招呼。懷德下臺。上了馬。却待轉身。怎當得李

豹的家人。徒弟先見懷德把李豹丟下臺來。俱各無顏。止要去救。又被黑漢踢死。一面如飛的趕進城中。到帥府通報。一面各執了器械。把衆王侯團團圍住。衆人高聲說道。列位。且住。清平世界。打死了人。怎樣理說。衆王侯道。此非無故爭打。現有插臺并大言牌。爲據。我們只將這大言牌帶去。自有分辨。你等何必着慌說罷。各人策馬假意進城。衆人看這班人。不是好惹的。不敢攔阻。只好遠遠圍遶。且說進城報事的。家將到了帥府。至大堂前。正值元帥劉仁瞻坐堂議論軍情。衆人跪下稟道。啓上大老爺。禍事到了。家爺

奉旨設立大言牌打插天下英雄。已過三個月。並無敵手。今日不知那裏來的。雄軀大漢。約有四五人。生的醜惡怕人。有一漢上臺與家爺比手。三回五轉。將家爺丟下臺來。人叢裏又走出一個黑臉大漢。將家爺幾脚踢死了。小人等拿他不住。特來報知元帥。大老爺望乞做主。劉仁瞻尚未回言。只見李豹之兄李虎在傍聽知。兄弟被人打死。心中大痛。眼內流珠。土前跪下。稟道求元帥發兵。與小將前去擒捉。這班兇徒與兄弟報讎。仁瞻依允。卽發精兵三千。付將四員。全了李虎。一齊奔出城來。正在鳳凰臺遇見了衆王

侯。兵士發聲喊。四下圍裏前來。只叫不要放走了。強賊衆王侯在馬上。望見兵馬圍來。自思手無寸鐵。俱各心慌。鄭恩路極計生。見道傍數株柳樹。卽忙走至跟前。如在九曲十八灣。救駕拔棗樹一般。把中勻的柳樹拔了一株。拿在手中。望前亂掃。匡胤解下鸞帶。迎風一幌。變了神煞棍棒。望前亂打。正遇李虎一馬冲到大罵該死狂徒。還我弟命來。掄刀便砍。匡胤舉棍相迎。不十合。早被匡胤一棍打落馬下。鄭恩見了。火速上前。舉起柳樹。狠力的幾下。把李虎打得希爛。就便搶了李虎的刀。捲地亂砍。李虎的坐騎。跑向前

升前全傳  
去。被李重進看見。縱馬上前。一手拉住。當時衆王侯。雖是英雄。怎當那三千兵馬。四員副將。又添了李豹的這班徒弟。人人發狠。个个爭強。衆王侯焉能抵敵。見那勢頭不好。叫一聲老黑去罷。鄭恩聽喚。轉身要走。李重進叫道。快來上馬。鄭恩見了大喜。飛身上馬。衆王侯且戰且走。被官兵趕了三十餘里。天色將晚。各人饑餓。正在危急。只見路傍有所廟宇。上面寫着頭真道院。衆人都進山門。各下了馬。耳邊忽聽馬嘶之聲。衆皆疑惑。正待走進丹墀。猛可的見廊下奔出十數个大漢來。唬得衆人心驚胆怯。斜眼一看。原來

却是改扮販馬的遼客。同在飯店中跟隨的家將。纔把心神定了。開言問道。汝等因何在此。家將稟道。小人們奉命在店。至日中時。鄭爺方纔醒來。問起衆位王爺。小人們回答討馬價去了。鄭爺便飛趕出店。小人們不敢攔阻。又不好隨行。料着鄭爺此去。決然有事。就便算還店賬。收拾行李。却值帥府差人。領給了馬價。因此出店起身。一面打聽。就裡方知。插臺打死了李豹。帥府發兵追圍。小人等預先趕出了城。在此經過。蒙本觀道長畱住。說衆位王爺於申酉兩時。決然到此。叫我們不必他去。速備飲食等候。小人們見

他言語有因。知是異人。故此依他。不想衆位王爺果然到來。那衆王侯聽了這席言語。心懷大喜。稱讚其能。說道。汝等既已備飯。可快取來。我們吃了。走路少停。追兵到了。怎得脫身。家將道。飯已備在殿上。請衆位王爺快用。衆人一齊上殿。把飯飽餐了一頓。正待回身。只見殿後走出一位道長來。生得神清骨秀。丰采飄飄。見了衆王侯。上前道。衆位王爺。貧道稽首了。衆各慌忙答禮。那道長道。衆位大駕降臨此處。非講話之所。請到淨室。可以閑談。衆王侯道。蒙仙長相留。甚妙。但爲的惹下禍端。不敢擔擱。况後面追兵將至。

遲則恐不能脫身也。正言之間。只聽得外面鑼鳴鼓响。喊殺連天。衆王侯慌得神消氣阻。手足無措。那道長呼呼大笑道。衆位王爺。何必這等驚恐。諒這些須小卒。值得甚事。不是貧道誇口。憑他千軍萬馬。勢壓泰山。只待貧道出去。看有誰人。近得身畔。進得觀門。管教他結隊而來。敗殘而去。說罷。進房取了一口寶劍。慢慢地走出殿來。有分叫。道院仙居。啓血海屍山之兆。爭城奪地。遭狼烟鋒鏑之傷。正是。

卧榻不容人酣睡。

覆巢端在我摧殘。

畢竟那道人出去。怎生退兵。且看下回分解。



升前全傳  
陶三春職任內庭身膺重大不以富貴驕人尚  
以報恩決志其能盡職於大后者卽所以盡忠  
於世宗也自是女中賢俊闔內英雄求之世間  
不能多得

出兵而用女將敵人必笑其無人識見之高大  
過匡胤矣戲言以惑軍心知法豈容其犯法嚴  
厲之氣折服懷德矣一以異語開陳見不餒不  
伐之槩一以危詞切責見可懷可畏之風衆歎  
賢能豈云過耶

賣馬金陵本爲踏看城郭也乃掛號之後先令  
自賣五日計已中矣而又以威鎮金陵之教師  
李豹一旦殞滅於馬客之手且更傷其効用之  
李虎勢甚絀矣於匡胤諸人雖多驚恐而於南  
唐則損之又損大失便宜已

救駕則拔棗樹退兵則拔楊樹前後遙對都還  
照應

衆人有馬鄭恩無馬寫有馬易寫無馬難寫有  
馬於無馬之中易寫無馬於有馬之中難夫匡  
胤等四人均以有馬而來惟鄭恩則無馬而至  
閱者於兩下出門之時莫不心焉識之矣則當

此千兵角逐之際。一味填寫馳驅伎倆。響鑿話頭。則亦何必分別於前。多廢筆墨耶。是故於四入則統寫四人之事。於鄭恩則分寫一人之爲。於是見兵而慌。計拔柳樹以亂掃標之。捨李虎之刀。以捲地亂砍目之。凡此皆寫其無馬步行之態也。惟其無馬。故必思有馬以濟之。惟其於有馬之衆人之中。獨有一無馬之鄭恩。則必眼光四射。必其得一馬以遺之。使同爲有馬之人矣。此李重進所以見李虎之馬。必追而繫之。且重進於李虎之馬也。當李虎之來。未見其人先

見其馬也。目中雖見其爲李虎之馬。意中早已籌爲鄭恩之馬也。故追而繫之者。卽呼鄭恩乘而奔之矣。夫然後見追奔逐北之前。皆有馬之遼客。而更無無馬之敵人矣。此其取予之訣。揮霍之方。有必當如是之法也。孰謂裨官野史。可以潦草襍亂盡事哉。

一邊得禍。見追一邊安居客店。兩下各無照應。幾疑難於收拾。而乃遇家將於廟宇之中。述事情於覲面之際。渡津旣妙。點補誠工。神哉技乎。果宜如是。

飛龍傳

第五十六回

楊仙人土遁救主

艾長老金鏡傷人

詩曰

雲紀軒皇代。  
廟堂咨上策。  
軍勢持三畧。  
朝膽投鉞去。

星高太白年。  
幕府制中權。  
兵戎自九天。  
時聽偃戈旋。

右摘高適幕府詩

話說趙匡胤等衆人。因播臺打死了教師李豹。被南



唐元帥劉仁贍發兵追捉。當時放馬而逃。於路有一顯真觀。衆人進去躲歇。片時却遇見了家將。先在廟中。因又相見了觀中道長。正在言談。不料外面追兵已至。衆王侯因寡不敵衆。未免心慌。那道人說道。衆位莫要驚慌。這些須兵卒。看貧道立退便了。說罷取了一口寶劍。緩步踱將出來。見山門外許多兵將。正在那裡使手搗脚。指點進來拿人。那道人開言問道。汝等衆兵將。將我院門圍住。有何事故。那四員副將士前答道。道人你却不知。今日有一夥販馬兇徒。在擂臺上與教師李豹比武。一時將教師打死。還可解釋。

不意又打死了奉差將軍李虎。這罪豈可脫逃。我等故奉元帥將令。特來追捉。方纔走進院中。你可讓我們拿去獻功。便與你觀中無涉。那道人說道。原來如此。我這觀中。並不會見有販馬客人。你莫要錯了主意。可往別處去尋。副將聽說。喝聲賊道人。既沒有兇徒進門。這許多馬匹。是那裡來的。你這等支吾。莫非與他通同一路麼。道人笑道。我便與他通同一路。你待怎樣。副將大怒道。好溪道。敢將兇徒藏過。擅自出頭。我今拿你前去。一併問罪。說罷。各舉兵器。劈面沖來。那道人手執寶劍。向外迎戰。兩下廝殺起來。未至

數合。道人回步便走。四將在後追來。那道人口中念  
念有詞。將手中劍丟去。霎時間變了一條蟒龍。張牙  
舞爪。口吐烈火。望着官兵噴來。那兵士見了。四散逃  
生。走得快的。還有造化。走得慢的。燒得爛額。焦頭。那  
衆王侯伏在殿內。見官兵敗走。發聲喊。一齊搶出山  
門。拾了丟下的鎗刀。往前砍殺。殺得官兵死傷。迨盡  
四員副將。都做陰官。然後一行人回進山門。至靜室  
坐下。衆王侯極口稱謝道。蒙師父法力相救。感恩不  
盡。還要請教法號尊姓。道人答道。貧道姓楊名天真。  
從幼出家。在這觀中三十餘年。上無師父。下無徒弟。

只貧道一人。尚要多管閑事。心抱不平。代人出力。爲  
此與人寡合。見嫉於世。衆王侯道。師父有此道德。何  
藉於人。惟其寡合。乃見高妙。但某等旣蒙相救。恐敗  
兵去而復來。那時某等便自脫身遠去。却不遺累師  
父。如之奈何。楊天真道。不妨。彼若再有兵來。貧道可  
以自全。至於衆位返駕。必須要渡江而回。貧道還當  
相送。衆人聽了。渡江兩字。各自暗暗乞驚。我們尙未  
道姓通名。怎麼知道我們去路。當有鄭恩開言說道。  
我們都是大遼官販。師父怎說渡江起來。楊天真哈  
哈笑道。王爺休得隱瞞。貧道若不知衆位來歷。怎好

相畱家將在此。叫他備飯等候。衆位不信。貧道請試言之。遂將衆王侯姓氏一一說出。衆人各各驚訝。甚相敬服。當時衆王侯命家將整齊馬匹。稍帶行李。楊天真進房收拾什物包裹。打點一齊渡江。說時遲。那時快。這裡在此整備走路。不想那些敗兵逃進城去。往帥府報與劉仁瞻道。啓元帥李將軍并四員副將。都被汴京來的馬販全駁所殺。顯真院道士助他用法殺將燒兵。十分利害。望元帥爺定奪。劉仁瞻聽報大怒。卽忙點了大將王能。趙叔領兵三千。卽刻往顯真院擒拿汴京奸細馬販子。不許違誤。王趙二將領

了將令。登時領兵飛奔至顯真院。將道院圍住。此時衆王侯與楊天真收拾停當。正要出門。忽聽前面喊聲大振。知有兵圍。便一齊商議。沖突而走。楊天真道。不可。夜晚沖圍。恐非所利。貧道自有脫身之法。遂向包裹取出十數張符印。與衆王侯及家將等都帖在額上。楊天真念動真言。喝聲疾走。衆人赤手空身。飄飄而起。借了土遁往前去了。正是。

若非天命興王客。怎得高人解禍災。

衆兵在外喊了多時。並不見有人出來。心中疑惑。一齊搶將進去。把火把照耀。四處搜尋。並無人影。止有

馬匹包裹遺棄在內。王趙二將無可奈何，只得叫軍士牽了馬匹，帶了包裹，到帥府繳令。劉仁瞻見棄馬而逃，難以追捉，只得差人暗中打聽，加意隄防。此話不表，且說衆王侯得了楊天真道法，閉目而遁。耳邊但聞風雨之聲，不片時之間，忽的脚登寔地。楊天真喝聲開眼，去了符印。衆人看時，盡皆吃驚。原來此處已是汴梁地面，暗暗稱奇。楊天真道：貧道已送衆位到京，就此告別。衆王侯道：師父何出此言？某等感蒙相救，無可以報，意謂明日奏知主上，使我等輪流供奉。少酬大德，何故言別？楊天真道：貧道非圖名利而

來，只因衆位王爺有厄，故此特施小術，以脫離虎穴耳。何足言報。今幸安然無事，於貧道之心畢矣。理當告辭。衆人苦苦相留，楊天真堅執不從。只說一聲：後會有期。化陣清風而去。衆人望空拜謝，各回府第。次日上朝，山呼拜舞。世宗宣趙匡胤上殿，賜坐問道：御弟探視金陵事勢如何？匡胤將販馬到金陵，以至楊天真土遁救回前後事情，一一陳奏。世宗聽罷，又驚又喜，驚的衆王侯幾遭不測，朝廷險失了梁棟之材。喜的衆人逢凶化吉，得遇仙人相救，安穩回來。當時世宗問道：據御弟之意，幾時可以興兵？匡胤道：臣

意南唐地廣民殷城邑無備有可取之勢今值秋高馬壯正好興師望陛下決之世宗聽奏悅而從之卽下詔書道。

蠢爾惟旬敢拒大邦盜據一方僭稱帝號晉漢之代寰海來寧而乃招納叛亡朋助兇逆昔日金全之據安隨守貞之叛河中大起師徒逆來應援道奪閩越生靈塗炭至於應接慕容馮林徐沐湯之後曲直可知勾引契丹入爲邊患結連西蜀實屬世讎罪惡難名人神共憤。

詔下御駕親征仍諭王景向訓徐圖取蜀之計卽日

拜匡胤爲元帥高懷亮爲先鋒李穀爲左右救應使韓令坤督運糧草李重進等十二人隨軍征進點閱大兵二十萬擇日起行匡胤傳下軍令命大將李穀李重進領兵先取滁州揚州太州等處以分其勢自領大兵由蘭南界牌關而進分撥已定諸將整頓先行然後世宗命范質王朴同理國政留高懷德監軍守城克日車駕離汴京繼前兵進發但見征雲黯黯殺氣濛濛戈戟如林旌旗似霧有詩爲証。

征旗南指北軍來。

戰鼓頻敲震地雷。

此去鷹揚成緯績。

管教兵勝凱歌回。



大軍一路無詞。不日已至南界關。關主總兵官董濤預備行宮前來接駕。君臣進關住下。早有哨馬報入南唐。唐主大驚。急召衆臣商議退敵之策。文武俱各無言。惟有元帥劉仁贍辭氣從容。近前奏道。主上且勿驚慌。自古水來土掩。兵來將擋。往時大王要救西蜀。而霸一方。不虞事機不密。先被周師入境。今若張皇無策。豈不被蜀人恥笑。爲今之計。正宜大興六師。與周將拒敵。至於成敗。未可知也。唐主聽其言。卽以劉彥真爲統軍節度使。劉仁贍爲清淮節度使。領兵五萬至淮揚二州。與周師拒敵。又命國師文修和尙。

督兵五萬到清流關。救應那劉彥真領兵至鳳陽。淮西備列戰船數百號於淮河。以攻周之浮梁。旌旗相接。兵勢大振。周將前軍李穀因攻壽州不下。又聞唐兵已至淮西。大佈戰艦。遂與衆將議道。我軍素來不習水戰。若他斷我浮梁背腹。受敵無可生之路。不如退守浮梁。待聖駕到來。再行進取。爾等以爲何如。諸將議論不一。或欲乘勢邀擊。或欲退守浮梁。李穀猶豫未決。差人具奏世宗。一面移兵退守浮梁。世宗得奏。急差官止住李穀。不要退兵。又差大將李重進領兵直趨淮上。與唐兵接戰。重進因糧草未集。不能前。

進。李穀聞知，急差人奏於世宗道：「南唐戰船連日進淮，水勢日漲萬一，糧草未集，所爲大慮。願陛下駐輦陳州，待李重進兵馬來。」臣與他渡淮，探彼戰船，可禦浮梁，立具奏聞。萬勿輕進，不然，厲兵秣馬，秋去冬來，使彼疲於奔走，然後一鼓而可擒也。世宗得奏，對匡胤道：「李穀之計亦可然之。匡胤道太緩，今兩敵相遇之際，勢成騎虎，豈宜有待。陛下且優詔答之，使其與重進合勢迎戰，必取全功。」世宗允諾，卽下詔示之。却說唐將劉彥真聞知李穀退守浮梁，心中甚喜，欲引兵直抵正陽。劉仁瞻與池州刺史張全約力止道：

我軍未到，彼兵先退，是畏公之威也。何必與戰。萬一有失，追悔無及。劉彥真不聽，自引所部兵馬而行。仁瞻與張全約道：「劉公不聽我言，此行必敗。我與公只宜登城而備，無所失。」全約從其言，卽領兵將靠淮而守。此時李重進得詔，引兵渡淮，與唐將交戰。劉彥真兵馬屯於安慶，連營十數里。李重進登高望見，對衆將道：「如此兵馬，破之甚易。乃令部將曹英引兵二千，從上流而進，出其不意擊之，必獲全勝。」曹英得令，引兵去了。次日李重進結陣以待。劉彥真提鎗拍馬而出，手指重進罵道：「無知監子，好好退兵，免受殺戮。」

不然叫你頃刻亡身。重進大怒掄刀直取彥真。彥真正待接戰。背後湧出一員大將。名叫張萬。大叫道。主將且休動手。待小將立擒此賊說罷。吼聲如雷。手提大斧。殺奔前來。兩下吶喊。戰鼓頻敲。二將刀斧並舉。約鬪五十餘合。不分勝負。重進佯敗而走。張萬隨後趕來。重進見張萬來得較近。按住了刀。擣弓搭箭。背放一矢。張萬未曾隄防。躲閃不及。應弦而倒。可憐一員勇將。死於非命。有詩讚李重進道。

射柳穿楊藝術奇。

當時敵將竟難支。

臨兵入陣山川暗。

斬將歸營日色低。

劉彥真見折了張萬。心中大怒。挺鎗來戰。重進回馬相迎。二將正是棋逢敵手。將遇良材。戰有百十餘合。勝敗未分。忽聽一聲砲响。曹英引三千生力軍從上流殺來。彥真料不能勝。勒馬便走。曹英乘勢追來。唐兵大敗。彥真走不數里。又見山坡後旗旛招展。金鼓喧天。一彪軍冲出。當頭一將。乃是李穀步將王成。因領兵來與重進會合。見唐兵敗來。即便阻住去路。彥真進退不得。只得與王成死戰。未及三合。彥真坐馬力乏。前蹄一失。把彥真顛翻在地。被周兵赶上。亂刀砍死。有詩歎之。

堪憐慣戰傑英儔

兵刃齊攻血逆流

早識貪功偏喪命

何如保守萬全謀

李重進聽知劉彥真被殺。引兵急進。大殺唐兵。死傷殆盡。掠其輜重。盔甲不計其數。劉仁瞻見勢不諧。收拾彥真部下殘兵。同張全約。及所部之兵。退守壽州。星夜差人告急於唐主。唐主聞劉彥真全軍盡沒。驚得魂不負體。急召衆臣商議。樞密使陳景文奏道。周師奮勇而來。彥真新喪。若與之戰。吾軍必敗。主公可命大將屯守清流。以拒周兵。唐主依奏。卽差大將皇甫暉。姚鳳二將領兵一萬。往清流關。同國師屯扎。以

拒周兵。二將領旨。帶兵而去。却說李重進奪了鳳陽。城差人於世宗處報捷。世宗大喜。卽加授重進爲都招討。勅令進兵取壽州。重進得旨。引兵來取壽州。離城五里下寨。次日重進領兵至城下。分撥攻城。那城上灰甓砲石。如雨點打下來。把重進之兵打傷無數。當時一連攻了二十餘日。城不能下。重進悶坐帳中。無計可施。忽報元帥趙匡胤引兵來助。重進接見。訴知城郭堅固。劉仁瞻善守。急切難下。匡胤便往城下。看了一遍。對重進道。如此堅固。更兼善守。徒老吾師。當用奇兵以破之。汝可引部兵離城十五里屯札。詐

言軍中缺糧。故爲退兵之狀。可選精壯軍士埋伏要路。待他追來。伏兵殺出。我再以精兵邀擊。前後夾攻。城可下矣。重進依計而行。次日探馬報入城中。言周師一夜退去。不知何故。劉仁瞻差人出城。於四處打聽。回報道。他軍絕糧。故此回軍。恐我軍追趕。在十五里之外扎營。爲緩兵之計。當有都監何廷錫。挺身而出道。周師糧盡而去。乃實情也。元帥當出兵追之。使彼不敢再來。仁瞻道。周將詭計極多。莫非有詐。量此決是誘敵之計。不可追也。何廷錫道。元帥疑之太過。何日可勝。周師遂不聽其言。領兵五千。私下出關殺

奔周營。李重進見了。故作慌張。拔寨而起。二軍故意叫苦。盡棄鎗刀而逃。何廷錫見此情形。心中大喜道。今日天賜我成功也。即便驅兵掩殺。將及五里。忽聽得一聲炮响。林子裏伏兵齊起。長鎗巨斧。冲殺出來。當頭一將。乃是曹英。大喝道。賊將往那裡去。揮刀劈面砍來。何廷錫大驚不迭。急舉手中刀來迎。未及五合。曹英手起一刀。斬廷錫於馬下。周師勢盛。唐兵大敗。匡胤領兵抄出襲殺。乘勢攻打壽州。劉仁瞻力不能支。只得領帶殘兵。退守太州去了。匡胤遂取了壽州。李重進曹英同兵會合城中。迎駕到壽州。駐紮匡

亂。率眾將等朝見道。賴陛下洪福。已取壽州。世宗大悅。道一御弟建功不少。朕心嘉悅。匡胤復奏道。李重進兵馬。據守淮河。不宜輕動。李穀安住正陽。亦是要緊。臣愿督兵。竟取清流關。以得勝之兵。回取滁州。則南唐指日可破矣。世宗道。御弟之策甚善。匡胤辭。駕提兵至南界關。總兵官董清。接進。參見匡胤。問道。南唐可有人馬來犯關麼。董清道。清流關守將姚鳳皇。甫暉。不曾犯界。只有全守的一僧。名文修。和尚。驍勇非常。又有金鏡。十分利害。幾遍前來攻打。眾將恐有跋失。不敢出敵。只惟緊守而已。若元帥不早親來。此

關終於難守。匡胤道。彼既有人來犯。爾可依舊嚴防。俟我明日出兵。破他。次日匡胤陞帳。眾將上前參見。早有探子報進城來。外有一和尚討戰。匡胤遂問兩行眾將。誰去會他。只見傍邊閃出一員上將。應聲道。末將不才。願見一陣。匡胤視之。乃是御前都尉將軍王壬武。係鐵篙王彥章之孫。善使一條渾鉄鎗。有萬夫不當之勇。生得身長一丈。黑面黃鬚。立於帳下。要去出戰。匡胤大喜。道。將軍出去。須要小心。王壬武應聲得令。出了中軍。結束停當。提鎗上馬。領兵三千。放炮出關。擺開陣勢。看那對陣。一个和尚。但見。

頭戴一頂金線毘盧帽。身穿一領盤龍黃袈裟。腰懸一口吹毛戒刀。手執一根渾鉄禪杖。足穿蘇履。身坐紅駒。面目猙獰。不諳蒲團。跌望行爲。宛勇。只知行伍冲鋒。

那文修和尚一馬當先。大聲喝問。來將何人。王王武道。賊秃聽者。吾乃大周天子駕前大元帥南宋王帳下都慰大將軍王王武便是。賊秃你也留下名來。俺好記功。文修道。不須問得。洒家乃南唐王駕下護國禪師。法號文修。汝今枉來送死。洒家當與你解脫。王王武大惱。拍馬上前。一鎗照文修刺來。文修舉禪杖。

卽忙招架。二人斗有三十回合。文修抵敵不住。攔開王王武鎗。回馬落荒而走。王王武拍馬追來。文修聽後面鸞鈴响近。就伸手往袋中取出一扇金鏡。叫聲佛祖爺爺。弟子今日要借法寶了。說罷。將金鏡拋在空中。紅光如電。射人眼目。照着王王武頭上劈來。勢如飛燕。王王武一見慌忙無措。躲閃不及。被一劈翻身落馬。死於非命。可憐正是。

瓦罐不離井上破。

將軍難免陣前亡。

敗兵報人關中。匡胤聞之大怒。便問誰敢出去。與王王武報讎。衆將皆懼。金鏡利害。都不應聲。匡胤怒氣。

填胸。叫聲備馬。卽時全身披掛。上馬提刀。帶領衆將出關。來到陣前。文修正在討戰。只見關內湧出一將。威風凜凜。相貌高奇。心中暗自稱異。上前問道。來者莫非南宋王麼。匡亂道。旣知我名。尙敢逞強助惡。傷吾愛將。情實可恨。吾今誓必斬汝。莫要後悔。文修大怒。催開戰馬。舉杖就打。匡亂掄刀赴面。交還二人。戰至二十餘合。那文修虛擡一杖。回馬詐敗而走。匡亂大喝道。賊禿往那裡走。隨後趕來。趕有三里之外。文修照前祭起金鏡。照匡亂頂上。劈來。匡亂看見。把頭一低。叫聲不好。吾命休矣。心中一急。泥丸宮早現原

神。只見這赤鬚火龍。伸爪把金鏡抓住。不得下來。文修見了。大驚道。原來南宋王乃是真命。我幾何逆天。大事遂把金鏡收了。回來下馬。立於道傍。看官那匡亂頂現真龍。難道沒有兵將看見。兵將旣見。斷知世宗。那得不疑。不知匡亂追伐文修。已有數里之遠。這些軍士。落下後面。未曾上來。又不存心。自然不會有見。這正是

聖主有百靈呵護。

賢臣致諸福維持。

當下匡亂轉眼醒來。見文修立在傍邊。叫聲真主休罪。山僧不識天理。幾乎妄行。從此不敢再犯矣。匡亂



升龍全傳  
見此光景不知所以。只得答道。長老既已出家。何不歸山。梵修在此紅塵。圖甚功名富貴。文修道。真主有所未知。山僧原是陝西風雪山演教寺住持。只因殿宇坍塌。佛相淋漓。山僧立愿。修建特地。下山募化。南唐王蒙。唐王許下周兵退去。差官建造爲此前來。助他。不想今日遇了真主。險些山僧獲罪於天。無可解脫。匡胤道。長老既然募化而來。休管兩邊閑事。且請回山。期在事平之後。不才當來裝金建寺。獨力成全。決不虛謬。文修大喜稱謝。即便棄下馬匹。飄然去了。那匡胤勒馬回程。將次半路。見前面兵將蜂湧而來。那

眾將接着匡胤。便問追趕和尚消息。匡胤道。被我良言解勸。已棄此歸山矣。眾將各各歡喜。簇擁回關。設席稱賀。次日。匡胤領兵直抵清流關外。放炮安營。探馬報入關中。皇甫暉與姚鳳商議道。壽州已被周師所得。文修長老一去無音。今周兵又來攻城。恐非其敵。不如撤兵退保滁州。折橋自守。方可萬全。姚鳳道。不可。此關乃必爭之地。若不守此。而退護滁州。周師攻取如何抵敵。皇甫暉不聽其言。竟撤兵向滁州去了。消息傳入周營。匡胤不勝之喜。對馬全義道。此天助吾也。此賊以此關爲不足惜。退守滁州。斷橋自保。

真不知兵者也。蓋滁州非冲藩之地，吾旣得清流，千軍萬馬豈懼滁州一橋乎？公可引五千兵，卽時取木作筏，乘彼未定，吾軍掩至，破之如拾草芥耳。馬全義領令去了，於是匡胤親率大兵相繼而進，來取滁州。有分，叫攻一城，拔一城，勢如破竹，戰一陣，勝一陣，形似吹灰，正是。

天意旣經厭僞命

人心自是向興朝

畢竟趙匡胤怎的取城，且看下回分解。

奉命追獲，須覓踪跡。有踪而後可追，有跡而後可獲，無踪無跡，其亦何所有而追之，獲之也邪？

方四將之來，決言其人之在院，欲網致以見功，而楊天真則亦如勿聞也者，而淡言以拒之，似亦可以却四將矣。而四將則勿信也。然四將固未親見人之進院也，何以決意於此，而欲執之也？則以有馬在故也。嗟乎，馬之累人，歟！特人之自累耳。蓋楊天真止知有人，不知有馬，而四將則未見其人，先見其馬也。於此而見其馬，則於此而可得其人矣。楊天真其何說以處此？匡胤甫進道院，不過暫爲歇息之地，初非有望救之心也。祇因家將之先入，所以得遇楊天真。

耳其見之也亦惟賓主之常情而已矣則揚天  
真驟然以渡江之言速其行不幾疑其脫漏乎  
而非也蓋有鄭恩之言在也夫鄭恩不言則天  
真之言特無根無據而爲不相聯絡之言也是  
有鄭恩故問之言而後接以天真先見之語夫  
乃於前文有以補其闕於去路有以通其徑矣  
此則幹旋之道也作史者誠不可以不講也  
周兵入境廷士皆驚劉仁瞻獨能詞氣從容甚  
哉其致此之不易也蓋從容不在於臨時而在  
平日之所養也其養之也有素則其應之也有

本矣是故勸主興師從容以拒敵力止出戰從  
容以保城檢兵退守從容而圖恢復之計不肯  
追逐從容而神料敵之謀盡力以拒攻城奪郭  
之兵其從容也不踈於敵國執法以斬違令喪  
師之子其從容也不私於至親發憤而染病從  
容之本心全節以完名從容之效驗迹其數端  
何莫非從容之所致也則其能以從容應變於  
臨時知其能以從容處常於平日也誰謂仁瞻  
一隅之將而非志士仁人之類也乎

文修和尚受國師之號當大敵之秋一見真龍

遽而立地。通款洽之語。達募化之由。彼豈果爲功名富貴哉。特爲募化而來也。故始也。唐主樂善以捐輸。則貪功而助力。繼也。匡胤發願以施捨。則棄國而歸山。夫其日夜之所作。心目之所繫。何莫非殿宇之輪奐。佛相之莊嚴。爲之營謀而策劃也。則金鏡之祭於空中。誠卽緣簿之投於施主耳。亦視其人之受與不受。捨與不捨而已矣。

